



最后的 水师提督

ZUIHOU DE SHUISHITIDU
LIZHUN ZHUAN

李准传

杨肇林 著

南海多事，世人瞩目
史海钩沉，打捞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

李准，百年来捍卫南海主权第一人

一曲 | 捍 | 卫 | 主 | 权 | 的 | 壮 | 歌 | ！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最后的 水师提督

ZUIHOU DE SHUISHITIDU
LIZHUN ZHUAN

李准传

杨肇林 著



人民出版社

策划编辑:武丛伟

责任编辑:武丛伟

封面设计:姚 菲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后的水师提督:李准传/杨肇林 著. —北京:

人民出版社,2016.8

ISBN 978-7-01-016464-9

I. ①最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李准(1871—1936)—生平事迹

IV. ①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66853 号

最后的水师提督——李准传

ZUIHOU DE SHUISHITIDU——LIZHUN ZHUAN

杨肇林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)

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11

字数:220 千字

ISBN 978-7-01-016464-9 定价:36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:(010)65250042

目 录

第一章	放舟东下	/ 001
第二章	上海滩	/ 011
第三章	浮海八闽	/ 018
第四章	东江之畔	/ 028
第五章	京城之殇	/ 040
第六章	南澳哀吟	/ 048
第七章	无顶的石牌坊	/ 060
第八章	另辟蹊径	/ 084
第九章	初展才能	/ 097
第十章	兴办防营	/ 106
第十一章	共体时艰	/ 113
第十二章	趁势而起	/ 125
第十三章	难脱虎口	/ 132
第十四章	前朝后朝，何其相似	/ 142
第十五章	颐和园陛见	/ 174
第十六章	水师提督的担当	/ 186

- 第十七章 祸生意外 / 204
- 第十八章 过河卒子 / 219
- 第十九章 徜徉山海间 / 225
- 第二十章 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 / 235
- 第二十一章 把英国军舰赶出西江 / 252
- 第二十二章 虎门吟唱 / 260
- 第二十三章 “二辰丸”之痛 / 271
- 第二十四章 东沙示警 / 282
- 第二十五章 “渊徵岳秀，虎啸龙吟” / 303
- 第二十六章 升旗鸣炮，昭告天下 / 311
- 第二十七章 何去何从？ / 325
- 第二十八章 拳拳爱国心 / 332

后 记 / 342

第一章 放舟东下

清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，岁次丁亥。

八月，秋分已过，月近团圆，满地清辉。

三天前，17岁的李准离开邻水老家，来到渝州重庆，明日就要出川，走长江，浮大海，去广东。

仰望中天，月光皎洁。但愿明天是个好天，吉时开船，顺风顺水，放舟直下。

天色微明，李准随着母亲和妻子的轿子，向朝天门码头走去。

麻石铺砌的街道，随山势高低上下。前面的轿夫一声吆喝：“起轿！”后面抬轿子的立即应和一声，平稳地抬着轿子登坎爬坡。

街市上，背篓负担的，行色匆匆。早市的茶馆，炉火熊熊。四望山城，灯火点点，参差错落，上与天上星光相接，下与江中渔火相连，明明灭灭，闪闪烁烁。

朝天门码头，石阶壁立陡峭，一头插进江里，一头顶着天。从码头向下望去，如同站立山顶，下窥深谷。

轿夫们又一声吆喝，踏着号子，跨下码头。轿子一闪一悠，一闪一悠。李准跟在后面，撩起长袍，向下走去。石阶好像永远也没有尽头，走得腿都发软打跪。停下步来，抬头看去，隔江牛角垞，白墙乌瓦，屋屋相叠，依稀可辨。低头，但见江上船影幢幢，密密麻麻。

轿夫疾走，李准赶紧跟上去，终于走完了石阶，来到江边。他紧走两步，从轿子里扶出母亲。他正待召唤船家，不料，刹那间，扯起了漫天大雾，眼前的江中渔火不见了，身后山城的灯光隐没了，一片混沌，一片迷蒙。

李准惊骇了，大好天气，瞬间变色，真是天不可测，不由得叹息一声，心头蒙上一层阴影。

是天意？是神祇示谕？他怕说这预示命途多舛，前路坎坷。雾越来越重，越来越浓，两人相对也难看清彼此面目。一家人踟躅江边，默默无言。倒是船家安慰说：“好天，好天，有雾必是晴天。等太阳一出来，雾散了，江开了，正好行船。”

太阳迟迟不肯露面。真是“讶长空一色，忽大雾四屯，溟溟漠漠，浩浩漫漫”，不能辨乎咫尺，更不能测其深浅。古人有“如堕五里雾中”之说，果然不假。

不见灯火，但闻人声。

李准在码头上焦急地踱来踱去，母亲叫他到跟前说：“急啥子哟！你父亲同治十年经由这里出川，进京赶考，如今放了广东河源知县，接我们母子前去。他要你也由这条路出川，你晓得他的意思么？”

李准赶紧垂手回答道：“是，儿子知道。”

雾终于散去，太阳已升得老高。李准心也开了：小有周折，终究是出行大吉大利！

李准搀着母亲跨过跳板，登上大柏木船。

柏木船，舱面上有三层楼阁，硕大无比。万斗千担，把“天府之国”的稻米和土产，顺河运到下江。柏木船体大，川江航道险恶，仅靠风帆、摇橹、背纤，再要逆流溯江而上，真的是难于上青天了，便连船带货一起卖掉。怪不得有民谣：“柏木船一去不回头，今生今世不回川。”

李准头一回走出山窝窝，来到重庆这个大码头，而且要远去下江，他兴奋莫名，惊喜非常，但不知前路去向，也不知要追求什么。他记起前辈老乡李白 24 岁出川时放言：“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，乃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。”另一个前辈老乡苏轼出川时，也是胸有成竹，追求“致君尧舜上”。李准没有李白的任侠、豪放、洒脱，也没有苏东坡的志存高远，城府在胸。他只知道李白、苏东坡出川以后，就如同这柏木船再也没有回来。李准有些怅然了。

仰头望去，重庆山城，屋擦屋，楼压楼。由江边通向街市的码头，直上直下，好似通天大道。

低头看水，滚滚滔滔，漩涡套着漩涡，波涛撞击波涛。浪急江阔，水汽逼人，不由人不向后缩步。李准心中响起当年杜甫的吟唱：

大声吹地转

高浪蹴天浮

“开船喽!”

解脱缆绳，收上跳板，用力撑篙，柏木船离开码头，向江心滑去。船头激起哗哗白浪。

这江啊，这水啊，惊心动魄!

李准侍候母亲歇息，道了安置，退回他和妻子黄竹筠的小舱室里。

黄竹筠的祖父和李准的祖父通家世交，在李准和黄竹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便指腹为婚了。今年，李准府试名列第十三名，便新婚燕尔了。

黄竹筠正半掩在船窗旁边，悄悄向船外张望，李准轻轻来到她身边，她回眸一笑，李准觉得心上酥酥的、柔柔的，不禁随口念道：“脸漫笑吟吟，相看无限情。”

黄竹筠竖起眉毛，举着拳头，说道：“看我不捶你!”

李准接过她的拳头，说道：“这比‘绣床斜凭娇无那，烂嚼红绒，笑向檀郎唾’更有味道了!”

黄竹筠不依，说道：“你越说越张狂了! 看我不去向婆婆告你。”

李准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你刚才在看什么?”

“我看这船好高，好大，就跟水上起了一栋屋一样。”

“唐诗有句：‘王浚楼船下益州’。《王浚传》上说他在四川造的大船连舫，以木为城，起楼橹，开四门。大概就是这种柏木船吧。”

黄竹筠笑说：“晋书上说，大船连舫装载两千人，舱面上跑得开马。这柏木船同那连舫比，怕是‘小巫见大巫’了。”

李准知道自己糊涂失言了，年少气盛，掩饰说：“反正是四川人能造大船！”

黄竹筠用眼睛瞟着他，拿手指在脸上羞他。

李准扑哧一笑，说道：“是我一时失口了。四川人会造大船倒是确实的哩。《战国策》里写着‘秦西有巴蜀，方船积粟……下水而浮，一日行三百余里’。”

黄竹筠笑道：“《诗经》里说得更早些，‘泛彼柏舟，在彼中河’。柏舟者，才真正是柏木船也。”

李准喜得抱拳作揖说：“闺中翰林，拜你为师了！”

黄竹筠娇媚地说道：“你故意打趣我，拿我逗耍方！”接着，又轻轻地说道：“今日早晨，在朝天门码头，看你性急的！”

李准笑着辩解说：“半夜里月色满天，出门时也还天清气朗，到了朝天门码头，忽然大雾弥江，混沌一片，我担心不是好兆头。”

黄竹筠有意冲淡说：“朝天门，朝天门，天颜岂是容易得见的。正是这样，才显得难能可贵嘛。”

“是，后来雾散了，天开了，我才悟到好事多磨。你刚才这么一说，更觉理当如此。我就盼着有朝一日，金榜题名，朝天阙，给你赚一个封诰。”

小夫妻俩憧憬着将来进京赶考，高中黄榜，衣锦荣归，光宗耀祖。

黄竹筠腼腆地要求说：“你带我到船舱外头去看看大江，好吗？”

李准用嘴努了努后舱，凑近她耳鬓，逗她道：“你不怕我母亲，你婆婆不让你抛头露面吗？”

黄竹筠乖巧地说：“有你嘛，怕啥子呵。”说着，往他身上靠了靠。

李准长到这么大，头一回意识到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依靠，心里陡地生起一股大丈夫气概，领着妻子来到舱外甲板上。嘉陵江从北面奔来，江水碧绿，汇入长江，黄绿混搅，波涛互撞，溅起浪沫水雾。二人一时无语。

船过奉节，进入三峡。

船家一声吆喝，话音还没落地，船便闯入了瞿塘峡。

风声，涛声，好似万马奔腾，呼啸而来。惊看两岸，峭壁陡崖，刀削斧劈一般，两岸夹峙，把江挤窄了。偌大的柏木船，随水冲流，不能自己。疾风夹着水汽扑来，呛得人张不开嘴。李准不由得紧紧握住黄竹筠的手，黄竹筠也紧紧抓住他的手，轻轻地战栗。

迎江一堆黑色石礁。船直冲礁石而去。黄竹筠吓得惊叫一声：“啊哟！”

船擦着礁沿，飞身而过。

李准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。待回头看去，不见黑色礁石，但见浪激千丈，水珠喷雾，船已过了险滩。

李准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古有歌谣：‘滟预大如马，瞿塘不可下；滟预大如猴，瞿塘不可游；滟预大如龟，瞿塘不可回；滟预大如象，瞿塘不可上。’真正是惊心动魄！”

江流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，看去令人头晕目眩。柏木

船忽而疾冲直下，忽而顺回流向上，在江中走着“之”字，回环而下。

两岸壁立对峙，天仅一线；四围水声一片，如雷贯耳。惊吓之余，复有一种豪壮之气。

李准压过水的吼声，兴奋地大声说：“一日千里，一日千里！”

前方，巫山十二峰，腰缠白雾，青翠欲滴。神女峰，亭亭玉立，缥缈朦胧，令人遐思飞越。李准看了娇美的妻子一眼，回味起新婚的花前月下，就着她的耳边吟哦道：“‘巫山十二郁苍苍，片石亭亭号女郎。晓雾乍开疑卷幔，山花欲谢似残妆。星河好夜闻清佩，云雨归时带异香。何事神仙九天上，人间来就楚襄王’！”

黄竹筠亲昵地睨了他一眼，用手轻轻地捶了他一下，脸色绯红，说道：“你们这些男人，只记得楚襄王梦见神女的故事，却不想知道，正是在这山下，瑶姬神女教大禹治水，这才有了神女峰。只有宋玉轻薄，才杜撰出‘阳台云雨’的故事。”

说笑中，船进巫峡，涛声更大。

江水穿山而下，江流两岸，山山郁郁青青，处处奇峰突兀，瀑布直挂山间，跌落江中。船傍山脚航行，像是在山水长卷里走过。

江流碧碧，蓝天一线，抬头望去，耀人眼睛，叫人心也高了，心也亮了。

黄竹筠忽然惊喜地叫道：“快看！”

顺着她的手指看去，只见一群大小猴子在奇峰峭岩间，

攀缘纵跳，飘逸如飞。

李准不由得念道：“‘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’，不身临其境，哪得其趣！”

过了巫峡，便是西陵峡，江面变宽了，但江心礁滩、深潭暗伏，更加险恶。漩涡叠套漩涡，叫人担心船会被卷进漩涡，或被冲上礁滩。刚过一个险滩，还没等人松一口气，又一个险滩直撞过来，叫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。

泄滩，一个又一个叫人眩晕的漩涡，船行漩流之中，不时颤抖震动，像是被神力摇晃颠簸。李准和黄竹筠不敢做声，连大气也不敢出。

船家说：“前面已经到了秭归。”

秭归，屈原的家乡。

三闾大夫，千百年来都是高洁的象征、儒生的楷模。他忧国忧民，自沉汨罗后，或被白马驮着飘然而逝，或说为大鱼驮回秭归故里。遍及中华大地的五月龙舟竞渡，粽子投江祭奠，那真是身后莫大的哀荣！

李准端坐舱口，看着往后退去的秭归，心里充满敬仰之情。

船向前行，进入一条险峻的长峡，兵书宝剑峡。两岸相挤，水一线，天一缝，险极，奇极，神极！果真藏有天赐的兵书宝剑么？谁得到它，谁就能安邦定国，彪炳青史！当今中国已不太平，红毛，番客，从海外来，从西洋来，中华天朝，已无往昔的尊贵荣华了！

黄竹筠触了触他，问道：“你在想啥子哟？”

李准慨叹一声道：“现在中国不太平，要真有天赐兵书宝剑，我真愿弃文习武，去安邦定国。我家祖上是有过武功的，祖父在我生下来的时候，就给我起名继武。”

黄竹筠掩口笑道：“你连杀只鸡都怕，还讲啥子习武拿刀使棒！我看你还是一心一意奔个进士，争个状元顶戴吧。”

李准也笑了，摇摇头说：“我小时候，祖父就说我‘少年脾性，心与天高’。”

“你莫要少年得志，睥睨一切，就算是祖宗积德，我的福份了。”

李准正在太息中，船已过了青滩，来到崆岭滩。这里更是森森然，险恶至极。当年李白到此地都愁白了头，留下了惊人之句：“三朝上黄牛，三暮行太迟。三朝又三暮，不觉鬓成丝。”

船顺流冲下，瞬息万变，但总看见黄牛滩在身后，真的是“朝见黄牛，一朝一暮，黄牛如故”。

难怪前人说“泄滩青滩不算难，崆岭才是鬼门关”！

抬头，是水；低头，是水；身前，是水；身后，是水。水汽袭人，水声吓人。啊，这大水，这大江，这难行的水道！

后不见来程，前不见去路。

人生呵，一如旅途。“人生到处知何似”，有多少险滩，有多少风波路？李准后来在自编的《任庵年谱》中慨叹“命多坎坷”，不是虚言。不仅李准，但凡是有血气的中国人，概莫能外。其时，外国列强已经打进了中国，从19世纪40年代始，终20世纪上半叶，整个中国面临着一个天大的问题，如何反

抗列强的侵略，摆脱被瓜分、被压榨的地位而求得独立。李准几乎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每一次民族危难。而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，读着三坟五典，唐诗宋词，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情结，从儿时便郁积于胸，成了他们灵魂的一部分，他们自然与民族的多灾多难同呼吸、共命运！这一个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青年，将经历怎样的人生历练呢？

过了险滩，一切吉凶祸福都弃之脑后了。李准庆幸平安渡过险滩，心头才真的漾起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喜悦。

放眼望去，已是“三千三百西江水，自古如今要路津”。南津关在望，长江变宽阔了，转为平流直泻。船已经到了宜昌。

第二章 上海滩

“江宽”号，洋船，小火轮，新奇技巧的铁船。

李准端坐船舱里，紧傍着母亲，等待开船。有点儿像儿时点放炮竹一般，好奇，心里有点儿害怕，但更愿意尝试新鲜。坐洋船，究竟是头一回，真的是不敢越雷池一步，生怕碰撞了不该动弹的机关，招来祸事，更怕被人讥讽乡巴佬，贻笑大方。

“呜眸——”

突然，一声尖啸，吓人一跳。

紧接着，“呜眸——”连声，在头顶呼啸，是洋船在叫。既非高山鸣铎，又非朝天放铙，好似牛鸣，又如虎啸。怎么会有这么洪亮而尖厉的叫声呢？怪物，怪物！

“轰隆隆——”，洋船一阵抖颤，接着便是“哐哐——哐哐”有节奏的跳动，“哗啦啦——哗啦啦”门窗摇动。只听窗外人声吆喝，脚步杂沓，洋船已经离开宜昌码头，向江心开去。

江风刮进窗来，顿觉暑气全消，心稍安定。

李准大着胆子跨出舱门，一步一步试探着四处走走，睁大窥奇探胜的眼睛，这里看看，那里瞧瞧，细细了解这洋船一切，要一穷其究竟。

八十年前，1807年，世界上第一艘蒸汽作动力的客轮“克莱蒙特”号在美国开始航行。从此，水上交通发生了革命性变化。当中国招商局购造的洋船出现在长江之上，人们惊吓地以为是个怪物。不用划桨，不用摇橹，也不扯风帆，竟然行走如飞，非神即怪！李准曾听说曾国藩的兄弟曾国荃乘坐洋船赶回湖南奔丧，竟遭到一班士人学子的抨击。不过，人们在议论、惊骇之余，还是因为它快捷便利而接受了它，壮着胆子乘坐轮船，由宜昌直驶上海。

李准来到船头，但见尖尖的船首，劈开波浪，直冲而下。他心里惊叹：机器究竟大于人力！当今世界，机器发达，开明之士也在提倡兴办实业，这是潮流所向。

轮船两舷的波浪，向两岸扩展开去，冲激得渔划子、乌篷木船上下颠簸。远远看去，那些小船似乎被高高的波浪吞没了。渔划子上的人艰难地架橹、划桨，抵抗着波掀浪涌，拼力驾船冲出波卷浪漩。

啊，顺势者昌。人随潮流走，才可赶上潮头。

船后，白浪翻腾，长长的航迹，像拖拽着一条白色的尾巴，更显来路悠悠，去路茫茫。

李准带着新鲜的感受，带着兴奋走回舱室，黄竹筠直直地看着他，探问他的所得。

李准沉浸在自己的感慨中，笑着说：“记得小时候，祖父